

怎樣學習中國語法

林世堂著

上海工書局印行

怎樣學習中國語法

林世堂編

上海 大工書局 印行

本書裝訂上如有缺頁、
破頁或先後顛倒等，請
退回掉換。

怎樣學習中國語法

編 者 林 世 堂

出 版 者 上 海 工 業 出 版 社

上海沙市一路24號802室
電話 10955

印 刷 者 三 星 印 刷 所
上海浙江北路129弄5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54年3月初版 0001—5000 定價5,500

序

求取一種知識，不但要靠主觀的努力，也應該注意學習的方法，否則必是化力多而收效少。學習中國語法，更應該注意方法。這因為目前中國語法體系還沒有統一，小至一個名詞，大至一些用詞造句的原則問題，語法學家的意見都還沒有取得一致。一個熱心學習語法的人，如果飢不擇食，抓起一本語法書就讀，結果往往越讀得多，對於各種問題的認識越模糊。這種情形的造成，和語法體系不統一固然有關係，而和學習方法也有關係。所以對於學習語法的人來說，在學習之前，先注意一下應該怎樣學，是有其必要的。

本書編寫的目的就是介紹一些學習語法的方法，供初學者作參考。這裏所談的，是編寫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的一些經驗。這當然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好的學習方法；有些地方需要牽及到理論的時候，也只代表編寫者本人的一點看法。有不妥當地方，請讀者多多批評、指教！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林世堂序於新昌中學

目錄

序

一、爲什麼要學習語法……………一一八

二、學習語法的一些先決問題……………九一二

語法不是「無用」的——語法不是「萬能」的——學習語法不是少數語法學家的事——漢語有自己的語法——語法體系不統一也可學習語法

三、學習語法的原則……………二二—三九

瞭解內容——注意系統——運用比較——重視聯系

四、怎樣掌握語法的基本規律……………四〇—七〇

怎樣認識句子——怎樣分清「字」和「詞」——怎樣建立詞的觀念——怎樣辨別詞類——

怎樣分析單句——怎樣分析複句

五、怎樣檢查句子的毛病……

七——九一

用詞是否適當——組織是否完整——成分有否重複——詞序是否合乎習慣

六、怎樣學習運用標點……

九二——一〇六

要把有關係的標點聯系起來學習——要在閱讀文章時隨時學習——要從比較中來學習

七、怎樣選擇語法書籍……

一〇七——一三四

第一類 語法初步

第二類 怎樣教學中國語法 新著國語文法 中國語法教程（上）

第三類 中國語法綱要 中國現代語法 中國語法理論

第四類 語法學習 漢語語法學習 語法修辭講話 中國文法要略

第五類 北京口語語法

第六類 漢語語法論

第七類 開明文言讀本導言 文言虛字

一 爲什麼要學習語法

語法的對象是語言（包括記錄的語言「文字」在內），要明白爲什麼要學習語法，最好先對語言的作用求得了解。

語言的使用，在人類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如下的話：

「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瞭解。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爲可能的了。」

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爲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鬥爭中，在爲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行爲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組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見「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1 語言雖然不像生產工具那樣可以具體把握，但它確是人類生活上的重要工具。沒有語言，人

類不但無法交際，而且生產勞動工作也將停頓起來。像古代埃及人開掘莫利斯湖，中國勞動人民開鑿運河，這些都是千百萬人集體勞動的成果。我們可以推想，古代勞動人民進行這些工作，一定是互相取得聯系的，在工作過程中是密切配合的。而要做到這點，就非運用語言不可。沒有語言，相互之間無法表達思想，也就無法把許多人組織起來進行複雜而持久的工作。這樣，集體勞動豈非成爲不可能的事？再拿現在的情形來說，無論工廠或農村中，交流生產經驗，提高工作效果，都非運用語言不可。一旦沒有了語言，人類便將停滯不前，社會當然也不能向前發展了。從上面這樣例子中，已足夠使我們明瞭語言的重要性了。

語言不但是工具，有時也是一種武器——對敵人進行鬥爭的武器。語言可以當做武器，想想有點奇怪，但實際上確有這一作用。三國演義上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正好說明了語言的武器作用；我國向來有「脣槍舌劍」這一成語，這也說明了我們的祖先是認識語言的武器作用的。再拿最近的事實來說罷，伍修權將軍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不是使野心的強盜們驚惶失措嗎？南日大將在朝鮮和談上的發言，不是駁得侵略軍的代表啞口無言嗎？這樣看來，說語言是武器，那是毫無疑問的。

語言是重要的。正因為重要，所以要正確地使用。說到正確地使用語言，一般人都以爲這不是什麼困難的事。「誰還不會說話？還用得着學嗎？」對語言抱着這樣看法的人可以說

是很多的。他們把說話看得很平常，認爲這是用不着學，也沒有什麼可學的。其實，倘使只是短短的一兩句話，像「我吃過飯了」、「你到街上去嗎」之類，當然不會有什麼重大的錯誤；但是，如果系統地解答一個問題，或者對某一事件作一番說明，就可聽出一般人說話是並不怎麼正確的：他們往往在不能用「但是」的地方用了許多「但是」，不必用「於是」的地方用了許多「於是」，其它如重複累贅，或者說得不明不白的現象，也不是少見的。對於書面的語言「文字」也是如此，一般人以爲只要大略寫得出、看得懂就可以了；其實你是否寫得明白，會不會引起讀者的誤解？閱讀一篇文章，是否真正明瞭所說的意思？這些恐怕是很成問題的。我們打開呂叔湘朱德熙合寫的「語法修辭講話」來看，從裏面所引錯誤之多，也可明白正確運用語言，並不是一件怎麼容易的事了。毛主席告訴我們：「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見「反對黨八股」）這完全是不錯的。

不會正確地使用勞動工具，便會影響生產，或者使生產無法進行；不會熟練地使用武器，便會影響作戰，無法給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同樣，不善於正確地運用語言，就無法表達思想。正如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所說「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現思想，在今天，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黨的組織和政府機關的每一個文件，每一個報告，每一種報紙，每一種出版物，都是爲了向羣衆宣傳真理，指示任務和

方法而存在的。它們在羣衆中影響極大，因此必須使任何文件、報告、報紙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確的語言來表現思想，使思想爲羣衆所正確地掌握，才能產生正確的物質的力量。」由此可知，正確運用語言，實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

要正確運用語言，就需要學習語法。語法對學習語言的重要性，可以引斯大林同志的幾句話來說明：

「當語言的詞彙接受了語言文法的支配的時候，就會有極大的意義，文法規定詞的變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這樣就使語言具有一種有條理的、可理解的性質。」（見「馬克斯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人們從牙牙學語起，就天天在學習語言。一個小孩子不斷的把話講錯，又不斷的改正錯誤；最後，從不會說變成會說，從時常講錯變成很少錯誤。這樣，從實踐中學會講話、聽話，是一般人學習語言的最普通也是唯一的方法。但這樣憑經驗學會語言，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家這樣講，自己也隨着這樣講，但因爲沒有掌握語言的規律，碰到人家講話有錯誤的地方，不知辨別，結果耳濡目染，自己的語言也難免會不純潔、不健康起來。如果學習了語法，掌握了語文的規律，便能夠辨別語言是否有錯誤，這樣就可以正確地運用語言來表達思想。如果說語言是工具，是武器，那末語法便是運用這工具、武器的方法。

使語言具有一種有條理的可理解的性質，這是語法的重要作用，也正是語法的價值所在。我們在實踐中學習語言，時間欠了，熟能生巧，自然能夠講話。但這樣得來的語言知識，是個別的、零碎的，還沒有搜尋出條理的，因此也是難以理解的。換一句話說，這只是感性的知識。感性的知識，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假如這裏有一個人，他是不懂得語法的，那末他講話或者寫文章的時候，只能憑着經驗來發表自己的思想；因為是憑着經驗的，有時難免要說錯、寫錯。至於聽人講話或者閱讀的時候，也不免要聽錯或者看錯。例如有一本書中，有如下的一句話：

訪問莫斯科回來的人，沒有不對地下鐵道的建築不表示崇高的欽佩和無限的欣賞的。

原來的意思，是訪問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對地下鐵道的建築表示欽佩和欣賞。作者因為要加重語氣，所以用雙重否定來表示肯定。「沒有不」是雙重否定，所表達的意思還是肯定；所以「我們一級的同學，沒有不努力學習的」，就是說我們一級同學，都努力學習。一但上面句，前面用了「沒有不」，後面「表示」之前，又用了一個「不」字，這樣便把上面的雙重否定又否定了，也就是把肯定語氣改成了否定語氣，等於說：訪問莫斯科回來的人，都對地下鐵道的建築不表示欽佩和欣賞。這豈不是剛剛和作者原意相反？——這是因為沒有語法知識，因而表達錯了的例子。

高級中學化學課本中有這樣一個習題：

試詳細說明為什麼可以利用苛性鹼的溶液來確定未知氣體是二氧化碳抑或氮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氣體。

這裏所說的「未知氣體」，是指「二氧化碳」和「氮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氣體」中的一種，而不是指任何的未知氣體。但有的學生竟誤解這裏的「未知氣體」係指任何的未知氣體。這樣理解，當然是和原意不符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答「紐約時報」記者問中，有這樣一句話：

我仍然相信：不能認為美利堅合衆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的意思，是認為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因為要加重語氣，所以用雙重否定來表達。有一個青年看了，因為不瞭解雙重否定的組織和作用，竟理解做斯大林以為美蘇之間戰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出入是多麼大！——這是因為沒有語法知識，因而領會錯了的例子。

上面這種錯誤，要是換做一個有語法知識的人，便不會有了。學習語法，可以把我們對於語言的知識，從感性階段提高到理性階段。有了理性知識，這樣才能全面掌握，澈底了解。不是學了一點，明白一點，而是能夠舉一反三，聞一知十，以規律來求得理解。這和單

憑感性知識「想當然」的情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語法是一種科學，它和其它門類的科學一樣，用高度的概括來使人們對一門知識求得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它把人類看似千變萬化的語言，歸納出一個條理來，從而確定規律，使人們可以用簡單的規律來駕馭看似千變萬化的語言。所以，學習了語法，才能主動地創造性地來運用語言。

語法這一門學科，在我國出現是很晚的，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在過去，文人們學習讀書和寫作，只憑經驗。讀書只是靠多讀，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讀得多了，自然也會知道書中的意思。寫作只是靠模仿，讀了許多前人的文章，從這些文章中慢慢揣摩出一點腔調、格式，於是自己便也能模仿着做起來。但這樣學習方法並不好，因為靠多讀，靠模仿，需要化費很多的時間。在封建社會裏，文化受剝削階級壟斷，所謂士大夫，讀書人，他們不必從事勞動，同時所讀的書也很有限，儘可十年窗下，慢慢揣摩。另一方面，統治階級爲了施行愚民政策，使廣大羣衆沒有受文化的機會，因此只會故意把文字弄得深奧難懂一點，根本不會想法來研究文字的規律，使其易懂易學了。這也可以說是我國過去語法這門學科不發達的客觀原因。

不過到了今天，我們不能只憑經驗來學習語言文字了。像上面說過，語言文字是一種工具。我們學習語言文字，是爲了可以依靠它來表情達意求取知識。因此，學習語言文字，只

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只有少數語文專家，才把研究語言文字當做目的）。正因為學習語言文字只是一種手段，因此要求越快越容易的學會越好。如果在學習語言文字上要化掉很多的工夫和時間，那末相對地求取知識的時間便要減少了。封建社會中的文人，他們所讀的書有限；同時過着剝削的生活，儘有時間供給他們浪費，因此在文字的學習上可以不必講求時間的經濟和工夫的節省。今天，我們需要學習的知識很多，而且學會了本領，馬上要為祖國建設事業服務。在這樣的形勢下，怎允許我們用牛步化的方法，在語言文字的學習上化費很多的工夫和時間呢？因此我們必須用科學化的方法來學習語文。而運用語法來掌握語文規律，便是用科學方法學習語文的唯一途徑。

一 學習語法的一些先決問題

正因為中國過去沒有語法這一門學問，正因為語法在中國還是一門年青的學科，因此一般人對於語法的作用和學習語法的任務是不十分明確的。對於對象的性質，既不十分瞭解，這樣當然很難學習得好，因此，要學習語法，首先必須澄清對語法的不正確看法，樹立起對語法的正確觀念，這樣才能學習得好。下面，我們舉出一般人對語法的誤解，並說明這種看法所以不正確的原因。惟有把不正確的見解打破了，才能見出學習的效果。下面所談的，正是學習語法必須先行解決的一些問題。

語法不是「無用」的

有些人，尤其是會寫文章的知識分子，他們往往堅持一種見解，認為語法是无用的。其所持的理由，就是自己並沒有學過語法，却也會講話，寫文章。

沒有學過語法，也會講話、寫文章，正如沒有天文台也能預測天氣，沒有尺也能劃出直綫一樣。但憑經驗來預測天氣，總沒有科學研究可靠；而憑一雙手來劃直綫，是否「其直如

綫」，恐也是有問題的。同樣，不學語法，憑經驗來講話、寫文章，總難免要講錯寫錯。沒有人說，憑經驗可以預測天氣，天文台可以不要；也沒有人說，因為雙手也能劃出直綫，尺可以不用。同樣的，不能因為憑經驗也能講話、寫文章，於是便不要語法。

古代的人，看陽光的移動來推測時間，今天，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屋頂的大鐘，準確的程度，達到每天不差一秒以上；古代的人，用手來估計物體的重量，今天瑞士鐘錶廠中的天平，準確到在白紙上劃一條十分之一厘米的鉛筆綫，馬上顯出輕重的不同。人類的文化越進步，各方面越顯得精密。語言也是如此。最古的人類，只能發出簡單的聲音，後來慢慢學會了講話。原始的語言是不精密的，而今天人類的語言，却已經很精密，有規律了。科學是很精密的，要表達科學的概念，必定要用組織嚴密的語言文字。而要精密地運用語言文字，就非具有語法的知識不可。語法，一方面歸納了語言的規律，另一方面，也有使語言趨向精密的作用。魯迅先生曾說過如下的話：

竭力將白話做得淺顯，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為講話而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够的，而中國大眾的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見「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魯迅先生的話，和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中所說「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的意見完全相同。總之，都是要使中國語言精密起來，豐富起來。

沒有語法知識，不可能寫出精密的科學性的文字，也不可能透徹理解精密的科學性文字。例如伊林的「蘇聯的一分鐘和美國的一分鐘」一文中，有如下的一句話：

譬如製造築路機的工人，他們去年的工作已經超過了計劃百分之二十六。

此文選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四冊，編者在提示中說：「『超過了計劃百分之二十六』不能錯寫成『超過了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六』。前者表示超過的部分有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六；後者表示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還沒有全部完成。」所謂的、了、嗎、呢、一般人認為是「虛字眼」，多寫一個和少寫一個是無所謂的。但在科學性的文字中，一字之差，出入却很大。這種地方，正表示中國近代文字，在日趨周密。而像上面這句話，要求得透徹了解，是非有語法知識不可的。

由此可知，語法自有它的價值，絕不是「無用」的。

另有一部分人，他們已學習過語法，但認為對運用語文沒有什麼幫助，甚至說越學越糊塗。因此便肯定語法沒有用處。這一種人所說的語法無能，情形和上面一種不同。已學過了語法，而得不到益處，那一定是學習方法有了問題。